

徐仁修
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荒野游踪



家在九芳林

徐仁修 撰文·摄影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是大自然，

喜欢就是艺术。

我双牙咬着，

生命之火最暖。

欠债了，

我也准备走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普专项经费资助

徐仁修

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荒野游踪

家在九芎林

徐仁修

撰文·摄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在九芎林 / 徐仁修撰文、摄影.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徐仁修荒野游踪 · 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ISBN 978-7-301-24160-8

I. ①家… II. ①徐…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8748号

书 名: 家在九芎林
著作责任者: 徐仁修 撰文·摄影
丛书策划: 周雁翎 周志刚
责任编辑: 周慧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60-8/I · 27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站: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05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0.5印张 122千字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CONTENTS

一九七九年序：童年与乡愁/1

我把这部小说集献给我童年的伙伴们，献给昔日自己制造玩具的一代，献给现代玩电动玩具的儿童，也献给那些长大了，老了，而仍怀有赤子之心的大人们。

二〇〇〇年序：回首纯真年代/3

这些“老”读者对于书中的故事，以及小男主角的行径可用“津津乐道”来形容，甚至还把他们童年时代与书中雷同的故事与经验分享给我。我们常常或笑得人仰马翻，或为那些永远消逝的美好经验而不胜唏嘘。

庙坪上的首级/7

雄牯像箭一样冲出来，直向大士爷的头奔去。“咔嚓”一声，大士爷的头自颈部折断，整个手被雄牯的身子压在地上。“啪！”的又是一声，大士爷的整个头部就扁了……

水灯上的两毛钱/15

在斜阳照射下，白花花的两毛钱硬币，闪闪发出一种小孩子无法抗拒的诱惑。

火烧大士爷/25

庙祝听到身后有异响，看见鬼像竟然自己走动起来！他吓得嘴巴张得大大的，接着就昏倒在地上。

万善堂之夜/36

龙眼树在一阵剧烈震动之后，突然树枝间出现了一个灰白色身影，在月光下与树影间晃动着，像煞歪头李去年中元深夜在那棵树上吊自杀的情景。

福佬人来镇的时候/46

雄牯不顾一切地一个箭步跳过去，一伸手抓起那蛇的尾巴，并将蛇身提在头上猛掉转甩着，然后重重地往地上一摔，并同时以脚踩住蛇颈。



决斗头前溪/61

当三个牧童落地仍在惊慌未定时，突然四面芒草中冲出一大群少年，把三个牧童围在中间，每个少年手上都有一副拉满的弹弓对着他们。

离家出走/75

雄牯立刻看见稻草堆那边冒着好大的烟火。雄牯急忙跑过去，草堆中间已经燃成一片火海。

牧童之歌/86

要分开两只相斗的牛是非常危险的事。雄牯点燃了干草，持着燃烧正炽的火把冲到战斗中的牛旁，将火把刺在两个牛头中间，两头牛立刻向后跃开，分向两个方向狂奔而去。

捉妖记/100

忽然乱童惨叫一声倒了下去，光头老人立刻跑进房间。他伸手去拉乱童，却忽然感到手上一阵刺痛。他定神一看，一条毒蛇正盘在地上，离他的手掌不到三寸。

荒河寒夜/110

恐怖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忽然其中一个叫了一声：“鬼煞！”然后丢下扫把就往回路狂跑而去，接着剩下的人也跟着奔逃。

顽童与石虎/124

那是一只雄牯从未见过的猫，身体比一般家猫高且长，灰色的毛皮，上有黑色的圆斑，像极了一只小豹子。这时朝阳正缓缓升起，晨光照在它身上，钱币似的圆斑像浮雕一般呈现出来，美丽极了。

春 雨/146

雄牯背着半袋的竹壳半跑着，想冲到小屋的屋檐下避雨，忽然他发现一个瘦而美的小女孩，他们的眼光突然碰在一起，两个人默默地互相打量着。

二〇一〇年后记：还孩子一个快乐童年/158

《家在九芎林》是我的童年生活。虽然穷苦，却直接面对生活，深入土地，与自然万物为友。虽然得到的栽培少了一些，但也很少受到压抑。我们的生命力更强，情感更深厚，也更有创造力。





童年与乡愁

离开家乡愈遥远就愈惦念故土，年华越大就越怀念童年旧事。

大家庭、穷苦、做不完的农事，是我童年时代的大背景，也是国民党来台后的最初十年间。

整个童年大多在新竹乡下的九芎林（今新竹县芎林乡）度过，环绕我童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伙伴了。像小堂哥阿正、小堂弟老鼠湘、鉴仔，五座屋庄中的栋仔、添丁、母猫草，五股林的猴仔旺，下山的流氓俊等。我们要好、吵架、打架、绝交，又和好如初，如此一再地循环着童年。那许许多多哀哀乐乐、发生在那时代的故事，是今天的孩子们再也看不到或经历不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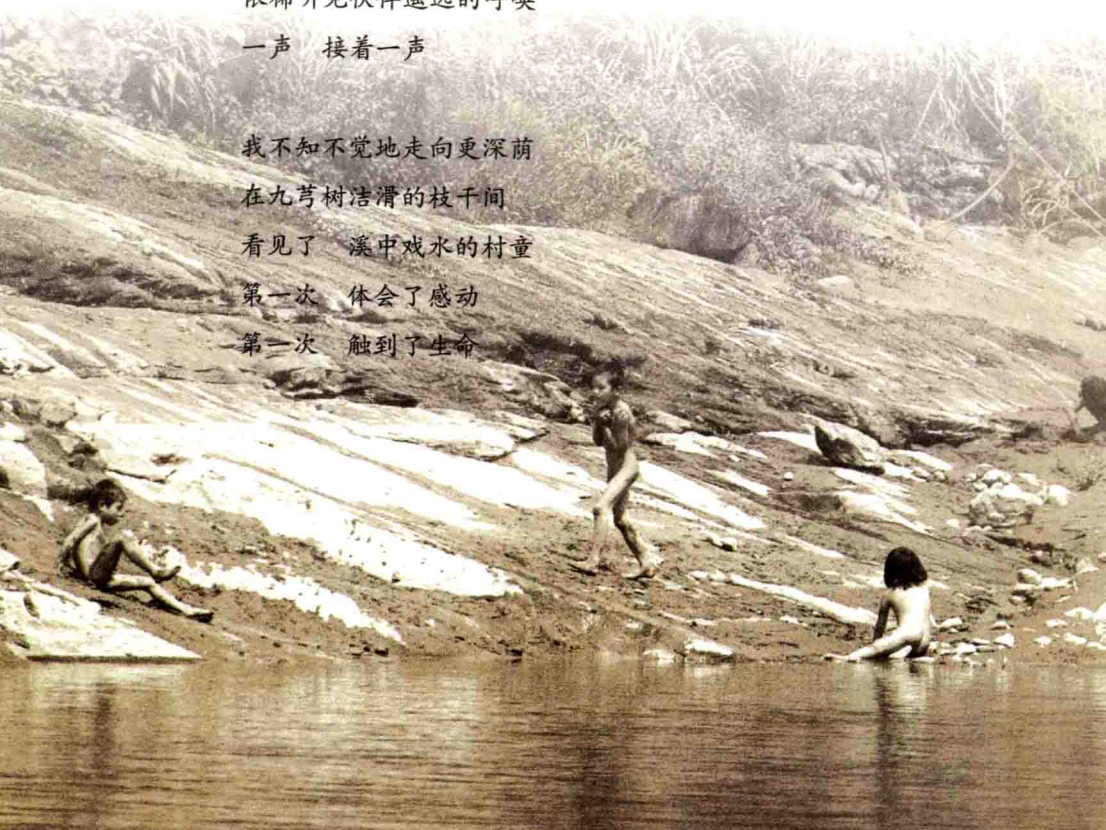
这些短篇小说，大部分都是写于中美洲尼加拉瓜蛮荒里的农场，以及菲律宾民多罗岛的丛林里。

我把这部小说集献给我童年的伙伴们，献给昔日自己制造玩具的一代，献给现代玩电动玩具的儿童，也献给那些长大了，老了，而仍怀有赤子之心的大人们。

记得 那年夏天
我犹是四尺顽童
寂寞的午后
无意中走上树影斑驳的野径
头上乌鹭扑翅飞过
两旁小蝉群鸣

在遁隐深处
潺潺水声有若微风
穿过炎热的夏境
依稀听见伙伴遥远的呼唤
一声 接着一声

我不知不觉地走向更深荫
在九芎树洁滑的枝干间
看见了 溪中戏水的村童
第一次 体会了感动
第一次 触到了生命





回首纯真年代

这几年，我为了推动保护自然生态，经常到各处演讲或带活动，常有人会趋前来对我说：“徐老师，我是读您的书长大的！”

我总会问：“是哪一本书？”

“《家在九芎林》！”这是最常听到的答案。

这些读者也都会说：“我到各书店都买不到这本书！”

有的是老师想买这本顽童之书送给他聪明的学生，有的是父母想用这本老少咸宜的书来让孩子分享爸妈的童年。

让我最吃惊的是，这些“老”读者对于书中的故事，以及小男主角的行径可用“津津乐道”来形容，甚至还把他们童年时代与书中雷同的故事与经验分享给我。我们常常或笑得人仰马翻，或为那些永远消逝的美好经验而不胜唏嘘。

书中有许多的“小朋友”已经“谢谢收看”，有的移民外国，有的童年之后就不曾再见，或者下落不明，当然更多的人会问我：“见过阿凤吗？”

我真的不知道她的下落，也没有勇气再见阿凤，我害怕破坏了童年时那份天真童稚的凄美。

在这千禧年，远流出版社愿意重新出版这本当年被誉为“东方的顽童历险记”的传记体小说，分享给“E时代”（电子时代）的小朋友，或许能让他们在“E”之外找到阅读小说的快乐，以及人文的喜悦。



九芎树



庙坪上的首级



中元节这天来临前，各农家都赶着把新禾田的杂草除完，这对年仅十一岁、又一直被农忙羁绊的雄牯来说，真是如鸟出笼的大日子。

“老鼠湘，我们找阿福一道去王爷庙偷看师公糊大士爷吧！”中元节前一天吃过午饭后，雄牯小声对比他小一岁，身体比他细小得多的堂弟说。

两个人悄悄绕过屋后，深恐被那些死要跟着屁股跑的小堂弟们知道。他们沿着小溪的护岸杂木林带前进，等到了有桂竹混生的地方，就折入小溪，涉过溪水，爬上对岸的林带。去阿福家他们从不走牛车路，那要远得多，除非雄牯偷骑他阿爸的脚踏车。

这条秘密的小路是堂兄弟两个人闯出来的，虽然不好走，却很近，而且一路上充满刺激和野趣。他们遇见过行动迅捷的过山刀蛇，抓过好玩的笋蛄^{*}，也捡过鸟蛋，采过鸡肉丝菇，还有一次巧遇庄头人来毒鱼，雄牯还捞了一篮子的鲫鱼。

钻出护岸树丛，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立刻呈现眼前，一座老

^{*} 笋蛄：一种吃笋子的象鼻虫。

旧的典型客家三向墙头屋，就坐落在偌大的水田中间，好似一条蜷着身子睡觉的老猫。这就是阿福的家。

午后的田野出奇的沉寂，空气中飘着水田刚除过草的特殊气味，老屋的烟囱正吐着蒸饭的炊烟，细而直，飘入蓝蓝的天空里。

“今天真可爱，不是吗？雄牯！”老鼠湘走在后面赞叹地说，同时征求雄牯的同意。

“是呀！”雄牯回答着，“从学校放暑假那一天开始就是一连串做不完的农事。替割禾师父捧禾束、拾稻穗、挑稻草，接着马上是踩禾头、割田埂草、搬秧苗，然后是薅草，一次，两次，直到今天中午才结束，可是暑假也只剩下十五天了。”雄牯惋惜着，无可奈何地说。

“啊！没有工作的日子，每一天都得好好过啊！”雄牯说。

两人沿着新割过草的田埂向阿福家走去，才靠近晒谷场，两只土狗吠着冲上来，一黄一黑。

“黄头！乌龙！乖。”雄牯喊着狗。

两只狗立刻摇头摆尾，咧着嘴，高兴地扑向他们身上，雄牯抱住了黄狗，老鼠湘则忙着躲避黑狗过分亲热的动作。

“嗨！雄牯，老鼠湘！”一个看来跟雄牯差不多大的村童打着赤膊，从矮竹长成的篱笆里走出来，下身穿着由肥料袋子缝制成的内裤，裤子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红红的大字——硫酸，四十公斤装。

“嗨！阿福，吃饱没？”雄牯说。

“还没，”阿福说，“正在等我阿姆蒸米粽！”

老鼠湘嗅着空气中的米粽味，咽了一下口水。

“要去看师公糊大士爷吗？”雄牯热切地问。

“我不敢去，我阿爸一定会打我。大士爷是鬼王，没糊好以

前不准看，大人们都说小孩子看了会生病的。”阿福带着恫吓的语气说。

“阿福！”雄牯不耐烦地说，“你要什么都相信大人说的，那你只有天天在家割草看娃娃，什么都不要玩，哪里也不要去。你看，阿福，上次我当着庄里大伙的面用抓蝴蝶的手摸鼻子，也没有像大人说的鼻子会烂掉，我抓蜻蜓，也没有像大人说的会长臭头。”

“是啊！阿福！”老鼠湘深以为然地说，“我和雄牯抓了一大堆的蟾蜍去学校吓女生，我们也没有像大人说的长大脖子（甲状腺肿）呀！谁不知道大人总爱骗小孩。”

“可是我阿爸不会准我去看的。”阿福犹豫着说。

“哟！阿福，你什么时候变成老实伯了？你不会说暑假作业不会做，要去问住在街上的同学吗？”雄牯带着嘲弄的口气说，“要不是忙着中元节的事，你那个不识字的阿爸还会用脚踏车送你去哩！”

“等米粽捞出锅后就走！”阿福说。

老鼠湘轻轻咽了一下口水。

“我们真该骑脚踏车来！”阿福在通往街上的路途中，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阿福！你会骑脚踏车了？”老鼠湘敏感又惊奇地问。

“没什么！不到一个礼拜就学会了。”阿福耸耸肩说，好像那事不值得一提，唯有这样才能显出他有多了不起。

“坐骑还是穿脚骑？”雄牯有点紧张地问。

“穿脚骑，我的脚踩不到踏板，不敢上去坐着骑。”阿福说。

雄牯松了一口气，“还好！”他想，“不是坐骑，不然阿福要神气起来了。”

“会载人吗？”雄牯问。

“我不知道！”阿福说，“没有人敢让我试。”

“那你还早呢！”雄牯故意神气地说，“我穿脚骑可以载两个人，不信你可以问老鼠湘。”雄牯一面说一面使眼色暗示老鼠湘。

“是啊！雄牯上次载我和栋仔两个人，只是……”老鼠湘突然住了口。他看到了雄牯对他瞪眼，他心里可是想着：“只是连人带车冲进坡下的牛浸塘里。”那次事件以后，他有一个多月不敢再搭雄牯的车，每次雄牯去五座屋的小店买东西，他只好跟在后面跑。

虽然是下午了，九芎林这唯一的小街，在这中元节的前一天却很热闹，许多山里的人挑着一篓一篓的龙眼、荖仔*、柿子在街尾的市场叫卖。

他们走过市场，到了王爷庙前的空地——庙坪，那是节日上演大戏（外江戏）的地方。他们三个人在卖冰棒老头的旁边不知不觉地停下来，旁边几个小孩子啧啧有声地把红色的冰棒吸吮成白色。大热天里，冰棒融得非常快，最小的一个孩子来不及吮食，冰化成红色水珠一滴一滴落到地上。三个人注视着那水融融的红冰棒，喉咙痒痒的，嘴里充满着融融的口水。一个较大的孩子突然低下头去吸那个小孩子水溶溶的冰棒，小孩立刻就哭起来，两脚在原地重重地跺着，哇哇地哭了起来。

“弟——不要哭嘛，我没有咬嘛，你看！”大孩子说。

小孩含着泪水，举起冰棒，看了一会儿，就把被吮成尖形的冰棒前端塞进嘴里，红红的冰汁从嘴角流出来，与脸上两道泪水一同在下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雄牯带头离开，阿福跟了上来，老鼠湘一面举步一面回头去看那个小孩子。他望着那融化的冰水流到小孩子握冰棒的手上，

* 荖仔：即蕃石榴，台湾人也称其为芭乐。